

# 以“尊德性而道问学”论认识活动中的认知与评价

吴立群

(上海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044)

**[摘要]** 传统知识论把认知活动与评价活动割裂开来,然而,认识活动总是包含着认知活动与评价活动这两个方面。儒家之“知”既包括客体事实更包涵价值事实。在儒家传统中,尊德与重知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认识活动中的认知和评价的有机统一可以用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语来表述。

**[关键词]** 认知; 评价; 尊德性; 道问学

**[中图分类号]** C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4-0031-04

## 一 认识论中的知识

“知识就是力量”是培根的一句名言。这里的知识即自然知识,指人认识自然界、掌握自然界发展规律所获得的内容。在培根看来,由知识而产生的科学技术的一切发明是任何政权、任何教派、任何杰出人物对人类事业的影响都不能比拟的。他认为,人的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并提出了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相结合为一的观点。后人把他的这一观点表述为著名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口号在近现代历史上空久久回响。

认识自然、获取知识被视为人类的本质力量。人如何去认识自然、如何获得正确而有效的知识成为认识论的核心任务。知识论即认识论成为近代哲学家们的共识。关于知识的涵义,培根认为知识就是“一切比较真实的对于自然的解释”<sup>[1]18</sup>;笛卡尔认为知识就是“为世界上所存在、所发生的一切事物所遵守的规律。”<sup>[1]152</sup>可见,这里的“知识”主要是指关于外部事物的认识成果;认识自然,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被看作是认识的中心任务;人类发挥创造作用的唯一领域是外部世界;外部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自然界是认识的唯一客体;知识的生成是认识的唯一结果,认知关系是唯一的研究对象。换言之,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只注重主体揭示事物本质的认知,而将反映主体与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评价排除在认识的视野之外。那么,人类求知、求真是否就等同于以客体为对象,揭示作为客体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知活动呢?这种意义下的认识能否完成

对世界的总体说明呢?

在知识论的视野中,人的认识活动即等同于认知活动。知识论哲学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解释世界,实践是在知识论哲学的视野之外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2]19</sup>人类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sup>[2]16</sup>

人的认识不是为认识而认识。在无限多样、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人们只选择与自己需要密切相关的那些事物作为认识的对象。事物有许多状态,人们同样只选择与自己需要密切相关的那些状态作为认识的对象。客体事实总是与价值事实相联系的。认知也总是与评价相联系的。尽管在具体的认识活动中,有的侧重于认知活动,有的侧重于评价活动,但并不存在完全排除评价活动的认知活动,也不存在完全排除认知活动的评价活动。认知活动与评价活动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评价活动比认知活动更为根本、更为重要。

人类面对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世界,总是力图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把握其内在的统一性,并以这种统一性去解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以及关于这些现象的全部知识。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曾对哲学的起源与发展作出这样的解释:“从人类意识最初萌发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上

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人的天生的好奇心慢慢地开始改变了它的方向。我们几乎可以在人的文化生活的一切形式中看到这种过程。”<sup>[5]</sup>从总体上看,自古希腊以来,这种“内向观察”与“外向观察”始终相伴而行。

在古希腊,关于认识的内容是相当宽泛的。古希腊智者普罗塔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sup>[4]</sup>意思是事物的存在是相对于人而言的。这里所表达的外部世界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其实就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

苏格拉底以“自知无知”而著称。“自知无知”表达的是对“知”的追问和反思。苏格拉底曾被神证明是最有智慧的希腊人。对此,苏格拉底回答说:“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无所知。”<sup>[5]</sup>苏格拉底总是用找别人聊天的方式来探讨他的哲学,而不是填鸭式地告诉人家真理是怎么回事。他只是用问问题的方式让别人自己来回答,来找出要得出的答案。所以,苏格拉底将自己比做接生婆,将他问的人比做孕妇,而所要寻求的答案就是未出世的胎儿了。当然,苏格拉底这个“接生婆”“助产”的是精神的“产儿”。正如苏格拉底自己所言,他就像只牛虻一样,总能找到皮薄的地方,狠狠咬对方一口,在对方滔滔雄辩中找到漏洞,直问得对方张口结舌。在这样的对话中,对方终于发现,那些自以为确定无疑、无可争辩的知识,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

在苏格拉底那里,一切既定的知识和现成的结论都是批判与反思的对象,因而一切的有知在批判性的反思中都成了无知。苏格拉底就是这样一位自知无知的人。苏格拉底的“自知无知”正体现了哲学强烈的求真诉求。苏格拉底有句名言:“美德即知识”<sup>[6]</sup>。在苏格拉底看来,美德就是知识。知识就是对美德的体现和认知。“知识”不仅是对世界的解释,更包涵世界对人的意义。

## 二 知识与德性

儒家亦重知。《大学》中即有“格物”与“致知”。“格物”乃研究事物,“格物”的范围既包括自然界的万物,也包括各种社会现象。格物致知即通过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在儒家那里,知识有不同的层次,不仅包括对客观外物的认识(物),还包括对自我的认识(心),以及心、物关系的认识。孔子所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曾子所谓“三省吾身”都属于知的范围。宋代理学家张载明确把“知”分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见闻之知”

通过耳目见闻而获得,又称“学问之知”。“德性之知”又称“明德”、“良知”,即先验的道德知识,亦即关于人性的自我认识。它通过自我反思而发明。张载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人谓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知合内外于耳目之外,则其知也过人远矣。”<sup>[7]</sup>张载认为,“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是绝对不同的两种认识,人的知识是由内(德性)、外(见闻)相合,即外部与内部发生联系而获得的。

宋代理学家邵雍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际天人”即通贯天人。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获取知识而在于“际天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天人合一才是儒家求知的目的所在。正如张载所云:“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宋代理学家认为,万事万物都有“理”的存在。对理的认识就是“穷理”。宋代理学家谢良佐说:“学者且须是穷理。物物皆有理。穷理则能知人之所为,知天之所为,则与天为一。与天为一,无往而非理也。穷理则是寻个是处,有我不能穷理,人谁识真我,何者为我,理便是我。穷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则与天为一,与天为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穷理之至则与天为一,意思是说为学并不仅限于求知而已,道德体验、道德实践、成就理想人格才是最终目的。“知”不仅是对客观外物的认识,也是对自我的认识。“行”亦非专指改造自然的物质活动,它还包括对“德性”的认识活动。“与天为一”是以自我完成、自我实现为宗旨的道德实践。

在儒家传统中,尊德与重知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理想。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为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不仅要“格物致知”而且要“诚意正心”。儒家之“知”不仅指向由“格物致知”而来的“见闻之知”,更注重由“诚意正心”而来的“德性之知”。儒家之“知”既包括客体事实更包涵价值事实。儒家所谓知识不仅包括人对外部世界认知的主观能力,更包涵人的生命活动如何开展、如何开显生命的意义等丰富内容。并且在儒

家看来,后者更为重要。正如冯友兰所说:“中国的儒家,并不注重为知识而求知识,主要的在求理想的生活。求理想的生活,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也是儒家哲学精神所在。”<sup>[8]</sup>

### 三 尊德性而道问学

认识活动中的认知和评价的有机统一可以用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来表述。“德性”范畴始见于《中庸》,是指一种先验的道德品性,亦称“天性”。《礼记·大学》继承了关于“天”是最完美的道德义理之天的观念,将天之道德属性移入人的内心,所谓“天命之谓性”。人之先验的善本性即是“德性”。由此便形成了儒家主要的人生修养方法论——“尊德性”。所谓“尊德性”,即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要旨在于焕发主体自身固有的道德本性。“尊德性”与“道问学”语出《中庸》第27章:“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作者认为,君子不仅要发扬天赋的善的德性,而且要努力学习知识,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固有的道德天性才能发扬光大,才能达到“中庸”的至德境界。

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儒家的两条基本的道德修养路线。南宋时期,朱熹强调“道问学”,陆九渊强调“尊德性”,由此产生分歧,“道问学”与“尊德性”便演变成为学方法上的对立。朱熹认为必须以“道问学”为先。所谓“道问学”,即“即物穷理”,泛观博览,然后归之于约。朱熹认为,只有多应接人伦物理,多读圣贤书,才能印证天理。他说:“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sup>[9]</sup>在朱熹看来,“道问学”的五个步骤依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sup>[10]</sup>。与朱熹相对立,陆九渊则把“尊德性”放在首位。所谓“尊德性”,就是“先立乎其大者”,以“立志”、“知本”为尚。在陆九渊看来,若不知仁、义、礼、智、信等德性之尊,学问就失去了根本,所谓“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sup>[11]255</sup>他强调在道德行为之前必须先有目标和方向,否则就会误入歧途。他说:“未知学,博学个甚么?审问个甚么?明辨个甚么?笃行个甚么?”<sup>[11]276</sup>这表明,不知学问的目的,所谓“博学”、“审问”、“明辨”、“笃行”必然迷失方向。南宋时期的朱陆之辨反映了认识活动中认知与评价的区别以及孰重孰轻的分歧。

传统知识论把事实作为科学的对象,认为价值不是科学的对象,否认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联性与一致性。传统知识论把认知活动与评价活动割裂开来。然而,认识活动总是包含着认知活动与评价活

动这两个方面。人类不存在单纯为认识事物而认识事物的情形。正如马克思所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它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sup>[12]</sup>

人类与生俱来具有知识的需求,也拥有求知的能力。在“知识就是力量”的激励下,人类掌握了越来越丰富的知识,人的主观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强大。一个又一个的宇宙之谜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被破解,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进程中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人类为摆脱了愚昧无知而欢呼,人类为自己所创造的现代文明而自豪。然而,人毕竟是一个寻求确定性的存在,人总是追问存在的意义、思考人生的德性。正是马克思所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用自己的全面的本质。”<sup>[13]</sup>无论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还是现代人意义的失落,都对狭隘的事实观和认识活动作了无情的批判。事实告诉我们,认识不仅包括认知,还应包括评价。人类的认知活动,是认知活动与评价活动的相互促进与统一。

回顾近代史,在“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下,人们埋首于探究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忙于认知、疏于评价,在征服自然中推进现代化的进程。然而,人与世界并不是孤立的两个存在。当认识的目光只在物理的世界中留连徘徊;当价值的世界被我们遗忘在脑后;当我们始终处于心物分离的状态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被人为简单化、平面化、表层化的世界。人们在这个世界中精勤“世故”而疏漏“天理”。“意义”变得无意义,“关系”变得没关系,价值的世界遭到消解。在“知识就是力量”的响亮口号下,人心不古、精神迷惘,现代人意义的失落显得刺目而无力。从知识论向认识论的回归是现代哲学的深切呼唤。如何摆脱传统知识论的束缚、深层次开掘对世界的认识是现代哲学的关切与追寻。或许直面事实可以开启我们的求真之思,从事实出发才能踏上通往“真实”的林中之路。

### 四 结语

在传统知识论中,认知活动与评价活动是分裂开来的。然而,人的认识活动并不只是单一的表现

为认知活动或者评价活动,而总是包含着认知活动与评价活动这两个方面。如何将认知活动与评价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是现代认识论关注的话题。儒学虽无系统的知识论体系,但在儒家传统中,尊德与重知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儒家之“知”既包括客体事实更包涵价值事实。因此,认识活动中的认知和评价的有机统一可以用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语来表述。

####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德]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5-6.
- [4] 苗力田. 古希腊哲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181.

- [5] [美]威尔·杜兰特. 哲学的故事[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12.
- [6] 全增嘏. 西方哲学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23.
- [7] [宋]张载. 大心篇,张子正蒙卷四[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44.
- [8] 冯友兰. 三松堂学术文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497.
- [9] 朱熹. 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6.
- [10] 崔高维校点. 中庸第三十一,礼记[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190.
- [11] [宋]陆九渊. 语录,陆象山全集卷三十四[M]. 中国书店,1992.
-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02.
-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3.

## Studying 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of Epistemology by “to honor the virtuous nature and to follow the knowledge”

WU Li-qun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44, China)

**Abstract:** Classical epistemology separates 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However, both of them are contain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human's knowing. The knowledge in Confucianism concludes not only the object facts but also the value facts. They are united organically in Confucianism. It can be presented by “to honor the virtuous nature and to follow the knowledge”.

**Key words:** cognition evaluation; “to honor the virtuous nature”; “to follow the knowledge”